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三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二十九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三十三

宋 王與之 撰

肆師之職

鄭康成曰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
牲器粢盛

鄭鍔曰肆師禮官之攷所陳者皆祭祀之儀物禮官
之屬皆取法於是故以下大夫為之以師名之○王
昭禹曰禮之義微而難知禮之數粗而可陳大宗伯

掌建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則得於微而難知之義肆師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則明於粗而可陳之數所以謂之肆師

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鄭康成曰佐助也○鄭鍔曰大宗伯言其禮之所當用肆師備其物以致用故皆謂之立言祀禮以此而

立

○王昭禹曰神位既定然後國祀之禮可立大宗伯建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建其意義而已必有玉

帛牲牲之物籩豆簋簠之器然後其禮立焉故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劉氏曰天神地示人鬼皆國祀也即其祀中各有三等之差故以玉帛牲牲明其大小則祀典立矣○鄭

司農曰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以下鄭

康成曰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黃氏曰山川社稷恐不當為次祀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有玉風雨功用博必非小祀亦有玉宗伯實柴楨燎血祭鯉沈自以其類相從未必盡為大小之等○鄭鍔曰祀必以玉者取陽精之

純以禮神也

○崔氏曰宗伯奉玉謂禮神之玉肆師所陳自論燎玉之差降正義所解自言

禮神必以帛者取人功之勤以交神也

○陸氏曰禮神之幣則帛

在牲之上若大祀用玉帛牲牲是也從爵之幣則帛在牲下前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

必有牲

者取天產之精所以事神也○易氏曰牲色之純者

謂之牲上言牲牲下特言牲則其色之不必純也幣

帛一也自其質言之謂之帛制而用之謂之幣玉則

陽精之貴者大祀貴精純而尚質故用玉帛牲牲次

祀則加以文焉故用牲幣小祀則牲以致其味以其

禮之近乎人情者也故用牲

○崔氏曰猶三牲俱足以禮為名稱若少其一

則但云實柴若少其二則以燎薪為名尊卑之差理可釋然大宗伯六器禮天地

四方皆有牲幣則大祀無幣典瑞言圭璧璋邸射之類與牧人言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則次祀小祀非無玉與牲肆師立國祀之禮禮者體也上下小大有
一定之體所用之物不容不辨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鄭康成曰序第次其先後大小○鄭鍔曰一歲祭祀各因其時以舉其禮序其先後不以其大先不以其

小後

易氏曰小子職曰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職曰凡祈珥共羊牲正與肆師之文同至秋官士師職則曰凡釂珥奉犬牲若以祈為釂則肆師之文為非後鄭皆改祈為釂謂毛牲曰釂羽牲曰珥且以珥之字當從血為衄取其以血為釁之義引雜記言曰成廟則釁之謂宮兆始成則有釁禮其說非無所據然羊人小子亦有言釁積釁邦器釁軍器之事茲數者皆直

謂之釁不應宮兆始成之釁而獨謂之祈珥況祈珥見於經者三不應以三出之祈盡改為剗又羽牲曰珥如司約言珥而辟藏者固曰以血塗戶至山虞職言致禽而珥則又曰取左耳以効功言効功則與釁禮不同言取左耳則與毛牲曰剗羽牲曰珥之文自相背馳何耶案劉中義云珥當為弭字之誤也祈謂小祝之祈福祥弭謂小祝之弭兵哉然則社稷五祀曰祈曰弭山川曰侯曰禳落成曰釁各有倫類其說

今存之義見山虞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

鄭康成曰展省閱也○王昭禹曰牲之純者謂之拴牲之完者謂之犧春秋魯郊牛口傷周景王時雄雞自斷其尾不可謂之犧大祭祀肆師展犧牲視其完

也

○鄭鍔曰充人展牲則告拴而肆師又展犧牲者蓋祭祀之牲牧人共之肆師展之于未為牲之前

知其可用頒于職人及視牲之夕宗人展牲充人直告牲而已肆師展之則其擇已精矣充人繫之則其

養也
專焉

○鄭康成曰職讀為櫛櫛可以繫牲者此職人

謂充人

○王昭禹曰牛人牧人共牲者也牛人牧人共牲然後肆師從而展則職人非牛人牧人

凡散祭祀繫于國門則職人非門人矣充人之職掌繫祭祀之牲牲於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則職人其充人之謂充人而曰職人則以充人職其事故也故牛人凡祭祀共其求牛享牛以授職人而芻之亦謂充人也○李嘉會曰充人謂之職人者以所當任之職也

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

鄭康成曰宿先卜祭之夕○賈氏曰凡祭前有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若然卜日吉則齋今云祭祀之卜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以明旦為

期○陳及之曰大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
卜日遂戒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
執事而卜日太卜云大祭祀則眡高命龜以肆師及
大宰大宗伯太卜四官攷之則祭祀必卜日也余參
周禮大司樂及禮記祭天地有卜日者有不卜日者
大司樂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夏日至于澤
中之方丘奏之則負丘祭天方澤祭地有期日未嘗
卜也其當卜日者若孟春祈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
與夫大禘四時祭無期日必當卜也程伊川曰春秋
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
辛更不吉便用不當更卜春秋乃
三卜四卜五卜至于不郊非禮也
詔相禮謂詔告相
助其卜之威儀及齋戒之禮

眡滌濯亦如之

王昭禹曰宿為期卜前之夕也。眡滌濯祭前之夕也。
○李嘉會曰滌濯若事之微者。大宰眡之。大宗伯小
宗伯又眡之。今肆師不獨眡之。且曰詔相其禮。蓋內
而六宫外。而有司其滌濯。概拭之類。小大次第之節
不可紊也。

祭之日表齋盛。告絜展器。陳告備。

鄭康成曰。故書表為剽。表剽皆謂微。識梁六穀也。在器
曰盛。○鄭鍔曰。祭祀之齋盛。共於甸師。春於春人。然

後饌人炊之舍人實之小宗伯逆之大宗伯奉之而肆師表之者蓋其物不一各為徽識以表之庶幾六

宮之人共奉之各得其當

○王昭禹曰簠以盛稻梁簋以盛黍稷盛王之所自

致者也表而出之所
以明其自致之誠

○易氏曰黍稷稻粱謂之接盛

必肆師告潔而後用

○李嘉會曰詩曰吉蠲為饎記曰黍曰薺合梁曰薺其稷曰明

梁皆以

潔為義

鄭康成曰陳列也○王氏曰展器陳者則器及陳皆

展之禮有告具有告備其有所不備者備則非特具

而已○鄭鍔曰一器不備一禮必闕已陳列之則以備告小宗伯告備于王則此所告告小宗伯小宗伯以告于王也

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

鄭鍔曰裸必用鬯以鬱金和之鬱金必築煮然後用鬱人和之肆師主其築煮之事○賈氏曰果築煮謂宗廟有裸鬱人掌鬱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也

鄭鍔曰自犧牲粢盛以至於器用之陳列築煮之微細無所不掌則禮官之攷其預於祭祀之禮者可謂纖悉畢知之矣故苟有不虔不恭之人皆得而誅罰之

掌兆中廟中之禁令

鄭康成曰兆壇塋域

○王昭禹曰兆即宗伯兆五帝于四郊者

○賈氏曰

四郊之上神兆多矣皆掌不得使人干犯神位七廟亦然○劉氏曰兆中廟中執事者衆欲其行事致肅故

有禁令○項氏曰神則有兆鬼則於廟禁則禁其所
不得為令則令其所當為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王氏曰事畢於禮成故禮成則告事畢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

鄭康成曰此王所以禮賓客○王昭禹曰几筵設之
肆師則臨而觀之

贊果將

鄭康成曰酌鬱鬯授大宗伯載裸○鄭鍔曰鬱鬯鬱
人共之肆師築煮以和之其裸也小宗伯將之肆師
贊之先儒謂此為贊小宰余以為小宰之職言凡賓
客贊裸者為贊王言小宗伯言祭祀賓客以時將瓚
裸肆師言贊裸安得為贊小宰贊小宗伯明矣

大朝覲佐儻

鄭康成曰為承儻○王昭禹曰儻所以接賓之人有
上儻中儻末儻佐儻者上儻之佐則中儻是也所以

佐宗伯焉。大宗伯會同朝覲為上相，則肆師為佐，儻乃佐小宗伯。小行人將幣為承，而儻則末儻。其小行人歟。

共設匪壘之禮

王昭禹曰：匪以實幣壘，以實醢醢其物。其事掌客，籩

人等共之。其所設之禮，肆師共之。

○鄭康成曰：設于賓客之館，公食大

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壘，籩實實于篚。匪其篚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者匪以致饗。○賈氏曰：肆師不掌飲食，而共設匪壘者。

依禮使掌客諸官共設之

鄭鍔曰賓客朝覲俱為見王之諸侯然謂之大賓客則以客禮而見天子者謂之大朝覲則以臣禮而見天子者惟其為賓故有筵几裸將之禮惟其為臣故有匪壘饗食之禮

饗食授祭

鄭康成曰授賓祭肺

○賈氏曰祭謂祭先造食者必知祭肺者有虞氏祭首夏后氏

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故知祭者祭肺也

○王氏詳說曰享用大牢食用

大牢鄭氏以授祭為祭肺惜其說不廣也既曰祭食祭所先進又曰殺之敘徧祭之所謂夕祭牢肉是已鄭鍔曰待以享食之盛禮賓客當祭肆師授之以所祭之品王食則膳夫授祭享食賓客則使肆師授之為佐儻以待賓客

與祝侯禳于畺及郊

鄭鍔曰王者公天下以為心不祈福於一己欲銷變於四方故國有不祥則有侯禳禱祠之事侯之為言

候嘉慶祈福祥也禳之為言卻災變除禍咎也畿五
百里置百里曰遠郊五十里曰近郊侯禳必在疆境
欲災害遠去之意也肆師與小祝俱往以行侯禳之
祭蓋所掌者祭祀祈珥之事小祝則掌侯禳禱祠之
祝號耳○易氏曰小祝實王侯禳之官肆師與之偕
往以見國祀之立雖侯禳之小祀不廢

大喪大澍以鬯則築鬻

鄭康成曰築香草煮以為鬯以浴尸香草鬱也

令外内命婦序哭

賈氏曰外内命婦即下文注内外命女是也○鄭康

成曰序使相次秩

○賈氏曰哭法以服之輕重為先後然則内命婦于王斬衰居前諸

臣之妻從服齊

衰者居後也

禁外内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

鄭康成曰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内命男朝廷卿大夫

士也

○黃氏曰内命男王之宗族服兼親其衰恒有與諸臣異者

其妻為外命女

喪服為夫之君齊衰不杖内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

○賈氏曰外內男女衰皆有升數多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法諸臣妻為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為王義服斬衰衰三升半三夫人已下為王正服斬衰衰三升

○鄭康成曰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

○王昭禹曰小宗伯縣衰

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則衰法固已示之矣若不中法者肆師又從而禁之

鄭司農曰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

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杖文

○賈氏曰外內命男及內命女為王斬

衰者有杖外命女為王齊衰者無杖故云且見不定之義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易氏曰師甸者田而後用師者必載社之石主祖之木主示有所受命○鄭鍔曰大甸獵之甸乃四時蒐苗獮狩之田師甸則大用師以對敵之時何以明之以所祭之神知之用師則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此用牲于社宗大戰則類造于上帝封于大神祭兵

于山川此有類造封祭之事豈四時之田所宜有耶
故知以師甸言社者主也宗者遷廟之主不曰祖曰
宗者宗繼祖者也載主而行不在國之常位而祭不
可以無位無位則鬼神無所依故為位然後祭小宗
伯於軍旅甸後禱祠為位則止為位於肆儀之時肆
師於用牲以祭時則為位者蓋所掌者立祀用牲之
禮故也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鄭鍔曰上帝至尊不可以瀆因其事類然後告祭故名曰類類者上帝之祭造者祖廟之祭此曰類造上帝何也蓋王者出征所至以事類告天故兼言之

鄭○

康成曰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祭上帝也類禮依放郊祀而為之者○王昭禹曰聚其神而祭則謂之類至其所而祭則謂之造記曰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小宗伯類社稷宗廟則為位大祝之六祈一曰類二曰造蓋造非特禘上帝亦謂之造類非特上帝宗廟社稷亦謂之類也○項氏曰上帝非祀不造焉故特類而祭若祖廟則必造焉此言類造則在軍中類其位而造焉蓋一祭也

封者累土增

高非山川之大神則無累土為壇以封崇之禮

○鄭康成

曰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岳也○王昭禹曰書曰至于岱宗柴詩曰巡守告祭柴望也言封土而告柴則燔燎以達氣焉記曰因天事天因名山升中于天謂此也○黃氏曰即宗伯大封告后土也 兵之

所在必增高以祭之非頓兵之山川則無類禡之祭

兵之所在則宜有祭

○賈氏曰山川衆多不可並祭故祭軍旅所依險阻者○王氏

曰祭兵于山川若武成告所過名山大川

凡此三者非常祭故皆為之位

蓋肆師主立國祀之禮耳○易氏曰以上皆軍祭之禮肆師為之位無非依神以為之助而欲民之用命以有功○王昭禹曰亦如之肆師為之位亦如師甸

用牲于社宗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鄭鍔曰勝敗乃兵家之常王者之師亦有時而不勝則謂之師不功戰所以全宗社不功而失乎主車是失宗社肆師掌為位以祭社宗為職大司馬於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肆師為大司馬之助而已

○李嘉會曰牽

主車亦所以安神靈也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

鄭康成曰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為位祭造軍法

者禱氣勢之增倍

○陳氏曰其神蚩尤也黃帝與蚩尤戰于版泉軍法之興始于此故

後世祭之詩云是類是禡記曰禡于所征之地禡與貉一也貉之祭蓋使司馬為之而立表于神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甸馬古者將卜則祭先卜將用馬則祭馬祖將用火則祭燿是則將師田而禡祭者不特為禱而已

○易氏曰二者皆肆師為之位以肆師

立國祀故耳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

鄭康成曰芟芟草除田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嘗者

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卜者問後歲宜芟不詩云載芟

載柞其耕澤澤

○易氏曰嘗嘗穀之祭也因穀祭而卜田事欲人預知之而盡力于芟也

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

鄭康成曰秋田為獮始習兵

○賈氏曰春蒐夏苗非正習兵

戒不虞

也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

○鄭錡曰易曰君子除戎器戒不虞故知戒為禁備

之事

陳及之曰天府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先王之時必預戒來歲之事者欲先事為備也春秋時鄭

石奩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則是卜不吉必修德而豫戒然後為治世之事

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鄭康成曰社祭土為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鄭鍔曰詩人言大田多稼曰以社以方故知稼為田苗之事祭社有二春祈秋報知此社非春祈者以嘗與獮無非秋事知此為秋報祭之社也

易氏曰三者之卜凡陳龜貞龜命龜眊高作龜使卜師卜人等為之肆師特涖之而已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

鄭康成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禘醮賈○

氏曰地官州祭社黨祭禘族祭醮六遂亦是國人所祭之事○鄭鍔曰國有大變

故不止肆師涖卜又令舉國之人皆祭所謂靡神不舉

王昭禹曰令之祭故列于神者不得不祭令然後祭

故蔽于神者不得數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

賈氏曰歲時之常祭也亦命國人祭也○鄭鍔曰因大故而令之祭出於一時之非常四時而令之祭本於一歲之常禮一歲之常禮又令之使祭蓋民未必能知遵其常月令於仲春必命民社謂此耳

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鄭康成曰相其適子

○王昭禹曰相其家人也○易氏曰非相其家禮相其國之喪

禮而職喪
聽之者也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鄭康成曰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易氏曰肆師掌立國祀之禮則專於佐大宗伯凡國之大事而言佐宗伯凡國之小事言掌事如宗伯之禮者兼大小宗伯而言故於佐宗伯則謂之事於佐大宗伯則謂之禮○鄭鍔曰小宗伯所佐無非禮肆師所佐

無非事豈事之外別有禮禮之外別有事哉蓋以其
官之尊卑別言其所掌之本末而已言禮者舉其本
言事者舉其末皆禮也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薛平仲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灌之為義先王
所以致精神之交徹淵泉而貫冥漠也故灌用鬱鬯
者草木之芬香者也鬯者酒味之暢達者和鬱以
為灌言芬香之交暢於上下也周人先求諸陰故既

灌而後逆牲夫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精誠所交唯灌為至此鬱人鬯人所以首見於此

○賈氏曰鬯人所掌是秬米為酒不和鬱者若祭宗廟及灌賓客則鬯人以鬯酒入鬱人鬱人得之築鬱

金草煮之以和鬯酒則謂之鬱鬯也

王昭禹曰築而煮之肆師也掌共秬鬯者鬯人也鬱人則和鬱鬯用之於裸

王氏詳說曰有秬鬯有鬱鬯鬱鬯用之於宗廟秬鬯用之於天地社稷等祀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事

上帝是祭天不用裸然亦用秬鬯鬯人之社壇用大
壘崇門用瓢齋是社祭等祀亦用秬鬯但鬱鬯求諸
陰用之於宗廟

掌裸器

鄭康成曰裸器謂彝及舟與瓚○鄭鍔曰典瑞於裸
圭有瓚特辨其名物司尊彝於彝舟特詔其爵辨其
用盖不掌其器鬱人取所築以煮之鬱金以和秬鬯
實之於六彝故并裸器掌之

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鄭鍔曰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此言祭祀謂祭宗廟社稷山川四方裸以求神而出之賓客亦有裸事者以待神明之道待賓客尊之至也

鄭康成曰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

○賈氏曰即鬯人所造者

○鄭

司農曰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中停於祭前鬱為草若蘭

王昭禹曰必用鬱者明其德之香

○鄭鍔曰王之裸鬯必和以鬱金取

其芬芳也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
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欲芬芳條暢耳○李嘉會曰諸
侯未賜圭璜和酒以薰得賜始用
鬯鬱金黃色色黃非天子不可用

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

鄭康成曰裸玉謂圭璜璋璣

○賈氏曰祭統君用圭璜大宗伯用璋璣鄭云

大宗伯亞裸夫人有故攝焉然則王用圭璜后用璋璣可知

鄭鍔日記禮所謂裸以圭璋用玉器也正謂是耳

王昭禹曰濯之所以致潔陳之所以備用於用裸則
又因以贊其事

詔裸將之儀與其節

鄭鍔曰詔告以裸將之儀與夫多少之節

○賈氏曰儀即奉玉

送裸之威儀奉玉謂王與后裸時奉玉瓚而酌鬱鬯云送裸謂送之以授尸尸得祭之齊之奠之不飲故司農上文注云停于祭前也

○鄭鍔曰小宗伯贊裸將小宰贊裸肆師亦贊裸將鬱人詔之以其儀節而已

凡裸事沃盥

賈氏曰凡裸事皆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易氏曰凡此皆鬱人周旋裸禮之次序

大喪之溲共其肆器

鄭康成曰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
馬大夫設夷盤造冰馬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禮第有

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

○黃氏曰案肆因裸而為名疑如今沃酌

者本以沃神王崩則以溲尸肆器蓋所以盛沃也非陳器盤之屬也

及葬共其裸器遂狸之

鄭康成曰遣奠之彝與瓚也狸之於祖廟階間明奠
終於此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尊之卒爵而飲之

鄭司農曰尊讀如嫁娶之嫁尊器名明堂位曰殷以尊周以爵

王氏曰尊者先王之爵惟王禮用焉卒爵若儀禮所

謂皇尸卒爵是也

○易氏曰裸為祭事之始有始則有終受卒爵而飲之不亦宜乎

○鄭鍔曰嘗得陸佃之說曰宗廟之祭始裸之時尸入於室王與后既裸獻矣及殺牲迎尸於堂王即以肝洗鬱齊而燔之制祭於主前於此之時尸既即席

祝乃詔之使安坐王以玉角酌玄酒以獻尸后以玉
斝酌清酒以亞獻是之謂從獻郊特牲曰舉斝角詔
妥尸當此節也鬱人贊裸量人制從獻之膳脯時相
及事相成故受舉斝之卒爵酌而飲之

○王氏曰明與之同其事

必與之同其福也

以康成之說攷之舉斝角詔妥尸之時無

鬱人量人受酌爵飲之法惟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飲

之禮

謂尸食訖主人酌尸尸酢主人在戶東西面受尸酢時尸命祝嘏主人以大福遂以黍稷肺授

主人主人承之納于懷中掛于季指乃拜而飲卒爵執爵以興出于是有獻鬱人量人之禮故得以受卒

爵而飲
之也
故康成改筭為嘏然有改字之嫌陸佃之說

雖不改字以理攷之方其祭之始獻而妥尸薦腥薦
熟之禮尚未及行而鬱人量人先已得飲卒爵豈合
人情也耶

王氏詳說日記曰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
祭也與境內樂之夫樂以天下豈終日之祭而執爵
執炙者不蒙其福乎此鬱人量人所以欲舉筭之卒

爵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秬如黑黍

一稔二米

○王昭禹曰一稔二米天地至和之氣所生名之曰鬯言和氣條暢

鄭鍔曰以秬為鬯以鬱和之分為二官何耶蓋裸者祭之始禮之尤重者故使鬱人掌其器鬯人掌共秬而為器之飾重其事故分二官以主之或謂鬱鬯專用以裸表其德之馨香足以感神秬鬯專用以祀表其德之中和足以事神其義各有所主故二官分

掌豈其然乎

掌共秬鬯而飾之

王昭禹曰鬱人所和者乃用以裸鬯人所共秬鬯則不和鬱者用之以陳而已鬱鬯之有秬鬯亦猶三酒五齊之有玄酒也此亦反本復古不忘其初之意

鄭鍔曰鄭以設巾為飾非也攷下文裸器有用脩者有用蜃者有用概者皆以盛秬鬯人所飾者乃此器耳內備其物故鬯必用秬外致其美故器必用飾

○易氏曰魯人共柶鬯而不言祭祀天地之用是天地之柶鬯純用朴素而無事乎文采其餘未免有飾焉祭社于壝而用大壘若近乎瓦尊然以雷為文則瓦尊之有飾者也禋祭于國門而用瓢齋若近乎匏尊然割瓢以為齊則瓢尊之有飾者也廟用脩者如司尊彝凡酒修酌之義則以人力修之而為脩者也凡山川四方用蜃者如掌蜃共蜃器之類蜃則又以蜃物為飾者也凡裸事用概者謂以朱帶飾漆尊而橫概以落腹者也凡鬻事用散者謂散尊雖無琢刻而亦用漆以為飾者也六者之用各因其宜而已

凡祭祀社壝用大壘

鄭鍔曰社壝者社之外委土為壝埒其中為壇○王昭禹曰社壝則封人所設王之社壝王社之示比於

天地之神為近人情則宜交之以人道故有秬鬯言於人道則非鬼故不加鬱而不裸

鄭康成曰大壘瓦壘○鄭鍔曰社祭土以瓦壘出於土器雖出於土然非用人工以陶冶器無自而成祭祀社壝則用大壘以盛秬鬯以見土者人所功而社神有功於土

崇門用瓢齋

鄭康成曰崇謂營鄩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

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禋之魯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

○王昭禹曰禋則黨正春秋祭禋是也

○鄭鍔曰禋祭必於

國門意以災害屯塞人事有所不通門者人所出入往來交通之所盛秬鬯則用瓢齋蓋瓢齋者取甘瓠割去其柢以齊為尊質略無文之器夫雪霜風雨水旱疫癘之變良由政失於此變見於彼茲其為過也大矣君子有過則謝以質故用瓢以齋以表其純質

之義崇之於門以冀其通變之意王安石云雩禘所以除害門所以禦暴除害禦暴皆所以養人甘瓠則有養人之美道以之為瓢又中虛為善容亦有門之象易以艮為門闕八音以艮為匏爵之意無乃穿鑿之甚觀祭天用瓦泰瓦甒又用匏爵禮記言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物莫足以稱天地之德故貴全素而用陶匏此所謂大蠱則瓦甒之類用瓢齋則瓠之類皆質而已

廟用脩

鄭鍔曰攷宗廟之中尊盛五齊三酒不盛秬鬯凡此所言裸器非廟中之彝改字為卣非也王安石以脩為飾之義是○王昭禹曰用脩則增飾之以色彩廟以享人鬼人道尚文

○陸氏表記解曰脩爵也鄉飲酒義曰脩爵無數

凡山川四方用蜃

鄭鍔曰四方山川則用漆尊而畫為蜃形先儒謂為蚌蛤一名含漿則是容酒之類余謂此乃海上能吐

氣為樓臺者非蚌蛤之比四方山川為國扞蔽通氣乎天地之間蜃之為物外堅有阻固扞蔽之義且能一闔一闢其通亦有時焉故四方山川之裸尊則畫以為飾

凡裸事用概

鄭鍔曰裸事用雞鳥六彛見於司尊彛之官鬱人亦曰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彛而陳之則裸事不用概明矣大宗伯有狸沈鬴辜之祭此下有鬴

事用散之文則此裸字為埋字無疑矣

○黃氏曰鄭改裸為埋沈

祭山川之名此指言山川用蜃言凡裸事則不獨祭也知賓客享適子冠凡用裸者皆以概盛鬯

鄭鍔曰裸事用概概亦漆尊也上下黑漆以朱落其腹為飾猶橫概然山林川澤材用百物之所出人所取足而為之神者初無私焉其功利及物可謂平矣

○王昭禹曰凡裸必和鬯鬯而多少之齊宜適平故其鬯以朱帶為飾而橫概落腹以概落腹能平物故也

凡鬯事用散

王昭禹曰鬻辜以祭四方百物言鬻則辜可知○鄭
鍔曰祭四方百物則鬻磔牲體其尊用散取其散在
四方各以羣分之意○王昭禹曰自概以上皆有飾
惟鬻事之壘無飾故謂之散與樂之散者謂之散樂
車之散者謂之散車同意

鄭鍔曰上文所謂四方山川者五嶽四瀆下文所謂
埋則山林川澤小宗伯兆四望之下又有兆山川丘
陵之文則知山林川澤與四方不同

陸氏表記解曰罍以盛鬯瓢以酌之脩以獻之社壇
言用大罍禁門言用瓢齋廟言用脩相備也社壇禁
門廟言變山川四方埋事謳事言常亦互相備

大喪之大泚設斗共其釁鬯

鄭康成曰斗所以沃尸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

賈○

氏曰鬯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大喪以
鬯浴尸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美

王氏曰共其釁鬯既以鬯泚又以釁

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

鄭鍔曰王之齊事將以致敬於鬼神柅鬯者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共以給王之浴而已內以致其精明之德外則用其芬芳之物內精明外芬芳宜其馨香之至可以交於神明

凡王弔臨共介鬯

鄭康成曰以尊適卑曰臨春秋傳曰照臨敝邑○鄭鍔曰禮記所謂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是也王或親弔諸臣之喪或適四方舍於諸侯祖廟之時

雖曰至尊於人之祖先神明有所不敢忽使介執鬯以禮之鬯人共介鬯王亦未嘗親執所謂天子無執也

○李嘉會曰非惟安諸侯之室神亦以警人君之不可妄動

陳氏曰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摯禮於鬼神天子以鬯為摯共介鬯則以介致之而已觀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瓚巡守之灌以璋瓚則摯鬯之禮蓋圭璋也天子之摯不特鬯耳其摯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璧以朝君皆摯瑞也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鍔曰王安石謂雞於十二辰屬酉於二十八宿屬
昴而反列於春官蓋雞之為物向陰伏向陽鳴主於
司晨日之晨猶歲之春則雞東方之畜余以易之八
卦觀之巽為雞巽東南也五行東方之木為兒兒不
恭是謂不肅厥咎狂時則有雞禍蓋雞有冠距文武
之兒故不為威儀兒氣毀則木不曲直雞禍應之此
雞為東方之畜列於春官

○劉氏曰宗伯主雞牲雞牲為物至微而設官者尊

祭祀必預
畜養之

○薛平仲曰古之事親者每日雞初鳴咸盥漱蓋人於此時旦晝之所為未交夜氣之所存未動精明純一洞洞屬屬而無間者也況夫一人行灌事於先而百官嚴祀事於下雞人警之於呼旦之時者人心當何如哉是以雞人次乎此

掌共雞牲辨其物

鄭康成曰物謂毛色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

大祭祀夜嘑旦以詔

古弔反

百官

鄭康成曰夜夜漏未盡雞鳴時呼旦以警起百官使
夙興

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
告之時

鄭鍔曰賓客會同軍旅喪紀皆不可後期而晏起既
呼旦以詔之又先期而告之時告之如是雖惰慢廢
弛之人詎可安枕哉○鄭康成曰象雞知時也告其
有司主事者少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

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

之

○賈氏曰案齊詩東方未明序云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蓋天子備官挈

壺直掌漏刻之節雞人告期彼齊詩是諸侯兼官故挈壺氏兼告期

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

王昭禹曰禳以卻災禍面禳所禳非一方古者諸侯禳於畺及郊於四方皆有禳焉釁以厭妖怪

鄭康成曰釁釁廟之屬釁廟以羊門夾室用雞

○鄭
錡曰

釁以除
去不祥

鄭鍔曰二者之祭用雞為牲掌共雞牲又言於此者
以面禳釁之用出於非常也

周禮訂義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千九百三十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三十四

宋 王與之 撰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薛平仲曰鬱鬯所以實尊彝而陳之則尊彝不可以不備鬱鬯所以涖几筵而灌之則几筵不可以不設此二者各有司存然鬱鬯之和人為之功雖人呼旦人事之警誠敬於是乎至矣彼六尊六彝有定用五几五筵有定制名物用事隨其宜而共奉之是亦足

矣故前之三職則曰人而此之二職則曰司而命名之義著矣

鄭鍔曰祭祀之禮用鬯以裸用齊酒以獻是以用尊彝之器尊以盛五齊三酒彝以盛鬱鬯尊則非惟宗廟用以獻且上及於天故名曰尊彝則常用以裸故名曰彝彝之為言常也

○鄭康成曰彝法也言為尊之法也

裸在室而

求諸陰獻在堂而求諸陽其器雖麤而可陳其義雖微而難知司尊彝之官司其器而已

○陳氏曰先儒謂尊實五升彝

實三升此雖無所經見然彝裸而已其實少
尊則獻酬酢焉其實多此尊所以大於彝與

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王昭禹曰六尊自獻尊至山尊六彝自雞彝至蜚彝

鄭康成曰位所陳之處

○賈氏曰若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醑在戶之類

酌沛

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

○鄭鍔曰辨其

所用之宜則尊之所盛者必用以獻彝之所盛者必用以裸

實鬱及醴齊之屬

○鄭

鍔曰辨其所實之物則鬱鬯以實彝不可實於尊齊酒以實尊不可實於彝

王昭禹曰先言掌六尊後言掌六彝尊卑之序也至

於祠禴烝嘗追享朝享皆先絜後尊則所用之序○
鄭鍔曰此言六絜六尊幕人乃有八尊以盛五齊三
酒何也若五尊盛五齊則一尊常無用若以壘盛三
酒則不應謂之八尊蓋尊與壘分而名之則不同合
而言之則謂之尊耳

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

鄭康成曰裸用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
瓚酌亞裸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

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出迎牲

致陰氣也

○賈氏曰鄭引郊特牲證裸以鬻鬯之用圭璋也又云既灌然後迎牲謂后亞王裸

後王乃迎牲也此注云后亞裸後王乃迎牲與內宰注不同內宰取王事自相亞其實以司尊彝為正

鄭鍔曰裸獻必用彝尊非苟以為盛鬯齊之器而已

各因時而用之時不同則器不同各因時以明義也

鬯必盛以彝春祠之彝則飾以雞雞東方之畜歲起

於東於時為春也

○王昭高曰春者時之始而雞以其司晨而木之屬故用雞彝夏

禴之彝則飾以鳥鳥鳳也書曰我則鳴鳥不聞指鳥

為鳳夏為文明而鳳具五色文明之禽也

○王昭鳥曰夏於五

行為火而鳥火屬也故用鳥彘

王裸矣后亞之故用二彘王酌其一

后酌其一

皆有舟

鄭康成曰皆有舟皆有壘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鄭鍔曰尊之有壘備齊酒之乏彘之有壘豈不備鬯之乏乎舟之制陸佃謂如今世酒船之類酒船喻舟其義甚著

○鄭司農曰若今時承槃

但今宗廟中尊壘

無此制度耳○易氏曰攷之禮制彝受三升尊受五
升壘受一石鄭氏謂舟為尊下臺故禮家不言所受
此不必論大槩舟之為物量其所受有濟物之利受
過其量有沈溺之害雷之為物應時而動有澤物之
利動不以時有浸淫之患知舟壘之戒則知先王設
尊壘之意

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
愚案此即九獻之禮已見邊人

薛氏曰裸者所以求神於陰而禮之也二裸之後有朝事饋食與夫卒食所以備九獻而二裸則不與焉朝踐以薦腥為主王酌醴齊而始獻后亞之諸臣終焉此朝踐之三獻饋食以薦熟為主王酌盞齊以始獻后亞之諸臣終焉此饋食之三獻饋食之後尸有獻酒之禮此人道之終於是有羨尸卒食之事王以玉爵后以瑤爵為一獻諸臣亦一獻此九獻

王氏曰朝踐者籩人醢人所謂朝事踐踐籩豆詩所

謂籩豆有踐再獻者籩人醢人所謂饋食以朝事為
初獻則饋食為再獻朝獻即朝踐以籩豆言之則曰
踐以爵言之則曰獻相備也饋獻即再獻也以序言

之則曰再以物言之則曰饋亦相備而已

○王昭禹曰祭祀以

裸為始而烝蕭乃在於朝踐之後是以禮曰既奠然後烝蕭又曰建設朝事烝燎羶香裸然後朝踐以薦血腥禮所謂腥其俎者是已朝踐而後饋食薦以熟禮所謂熟其菽者是也裸者求諸陰故在室中而書所謂王入太室裸是也朝踐者陽饋食者陰饋食雖為陰乃所以致食味之道故其節同在於堂而禮所謂坐尸于堂又曰設祭于堂是也且人之生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朝踐者

用氣報氣而事之以天道饋食者用味報魄事之以人道今特牲少牢之禮自饋食後而尸有飲食之禮此先王之事其親制之以死生之間者也○李嘉會曰秋冬不曰朝踐乃曰朝獻不曰再獻乃曰饋獻春夏屬陽生長之時以氣為主秋冬屬陰物成之時以味為主故秋冬曰朝獻曰饋獻

鄭鍔曰獻字本戲字誤轉為獻毛詩傳謂之犧尊犧與戲字同音奈何康成讀犧為素何切鑿為之說曰畫為牛形娑娑然甚無理春而耕耕必資牛故春之尊為犧牛之形夏用象尊者象南方之獸其形絕大時至於夏萬物豐大故夏之尊為象形既裸出迎牲

而入殺牲而獻血腥始行朝踐之事用兩獻尊盛醴
齊及薦孰之時謂之再獻用兩象尊盛盎齊必用兩
尊者王酌其一后酌其一也○陳及之曰一彛盛明
水一彛盛鬱鬯一獻尊盛齊酒一獻尊盛玄酒所以

裸用雞彛鳥彛朝踐再獻必兩尊

○李嘉會曰經文既曰春祠夏禴裸

用雞彛鳥彛春夏而各用其一明矣至其下曰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是春用獻尊夏用象尊每尊各兩尊以盛酒則特兩耳秋冬所用彛每尊用兩亦然各隨時以致義非雞彛獻尊用於春而夏兼之鳥彛象尊用於夏而春兼之紛雜而無辨也明水之酒則常禮也所不必論酒正以實八尊則有

元酒明水合
之而為八耳

愚案此說裸彝儘好至說用尊處有礙經言朝踐
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共為四尊每獻王與后
各酌其一朝踐二再獻二共用四尊可供四獻如
所言春用獻尊兩夏用象尊兩何以湊成九獻之
禮

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

鄭鍔曰壘則為雲雷之飾○陳祥道曰壘也者佇酒

而給於尊者詩曰鉶之磬矣維壘之恥則壘之為器
大謂之壘者有雷之象蓋雷出以時則利於物反之
則為變器之為壘者警之而已記曰終日飲酒而不
醉焉此先王之所用以避酒禍也尊者取其止而安
○李嘉會曰在庭之臣如此其衆每祭豈四尊所能
供必有壘以交之以為諸臣所酢之備故有二是彝
之交尊亦猶
瓶之交壘

鄭鍔曰自初裸以至饋食之獻王與后各四共為八
獻諸臣乃酢尸蓋不敢與王同尊故酌三酒以酢之

共為九獻鄭謂諸臣酌以自酢豈有此理昨者酢也
飲酒之禮百拜三行曰獻酬酢而已酢者送也故其
字亦為昨有送往之義蓋酢以送尸耳何名自飲乎

○薛氏曰九獻之後禮節備矣為之尸者可以酢之
乎彼王主祭后從王諸臣則從事於祭苟或略焉則
禮節弗盡故王始獻后亞獻尸之酢亦王后先焉言
諸臣之所酢豈非往反報施之禮終於此邪且行人
於上公則曰王禮再裸而酢於諸侯則曰王禮一裸
而酢是主獻賓而賓酢尸也夫人之生以飲食燕樂
為相愛之恩以賓主獻酬為相接之文及其既亡不
忍異而絕之此酢禮所以設也王受酢在戶內之東
后受酢在東房之中諸臣受酢在西階之上司几
筵有祀先王受酢之席則后也諸臣也亦莫不然

愚案祭祀有九獻今止曰裸曰朝踐曰再獻而不
及醑尸與諸臣為賓之獻者王羨尸則酌朝踐之
尊醴齊后羨尸則酌再獻之尊盞齊諸侯為賓邪
酌盞齊外無異尊故不必言

秋嘗冬烝裸用罍彛黃彛皆有舟

鄭鍔曰康成讀罍為稼謂秋者萬物孳斂之時禾稼

西成故裸用罍彛以明農事之成

○陸佃曰春秋傳曰燕以罍耳賂齊

則罍有耳黃彛者畫為黃目也人目未嘗黃龜目則黃氣

之清明未有如龜者故記曰黃者中也目者清明也
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冬者萬物歸根復命之時
裸用黃彘言明於外而欲以觀其復

○陸佃曰雞鳥
虎雉之彘取諸

物也聾耳黃
目取諸身也

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壘諸臣之所
昨也

鄭鍔曰秋之時物傷於末將反其本已斂其華將取
其實故其獻也用著地無足之尊

○王昭禹曰萬物
於秋為入入為止

而著有止之
象故用著尊

冬之時人功已成可勞享之而飲酒矣
故其獻也用酒壺之尊名曰壺者收藏畜聚之義記
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則知王與后不共尊
茲其所以皆兩也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雝彝皆有舟

易氏曰司農以追享為追及其祖之所出與大宗伯
之饋食同謂之禘以朝享為三年喪畢而朝於廟與
大宗伯之肆獻裸同謂之禘然饋食肆獻裸列於四

時之首間祀列於其後豈得謂之禘禘又五年一禘
三年一祫乃宗廟大禮豈得謂四時之間祀考之祭
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
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
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墀壇有禱祭之無禱乃
止去墀曰鬼釋者謂享嘗為四時之祭時祭之外親
近者為祖為考每月朔朝於廟是之謂朝享親遠者
為遷廟之主有禱則追祭之是之謂追享二者為四

時間祀列於祠禴烝嘗之後○鄭鍔曰先儒謂虎者

西方之義獸雖似獼猴而大其鼻上句雨則自垂於

樹以尾塞鼻

○鄭康成曰雖屬仰鼻長尾

蓋獸之智也追享及遷

廟之主世既遠矣猶不忘祭是謂尊尊尊至於遠

祖可以謂之義彛刻以虎以其義也朝享行於祖考

之廟親為近矣每月祭焉是謂親親親不忘乎月

祭可以謂之智彛刻以雉以其智也○黃氏曰亦畫

雉為飾也虎彛則畫虎也

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
昨也

王昭禹曰大尊太古之瓦尊有反本復始之意禘以
義追及其祖之所自出亦以仁而反本復始故用大
尊山尊畫為山形山則以仁而興利致養之意禘以
養死者之所歸合食於祖廟亦以仁而興利致養故
用山尊

○鄭鍔曰再月之祭所以安祖先之神
靈故尊刻以山取其安以致養之意

易氏曰四時間祀為非常之禮始以人道求之主動

終以神道事之主靜

○王昭禹曰春夏動之時故象以動物秋冬靜之時故象以靜

物禘禘有四時之義故一以靜物一以動物

○易氏曰成周功成治定兼

用四代之禮樂四代之樂見於大司樂之職四代之禮於此見之嘗攷虎雉為有虞氏之宗彝泰為有虞之尊山罍為夏后氏之尊又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以著周以犧象以黃目以魯壺今於六享之間兼用之凡六彝六尊之酌

賈氏曰六彝與鬱齊為目六尊與醴齊盞齊為目下

有凡酒而上不言壘者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沛

之使可酌

○李嘉會曰司尊彝所言皆酌酒之事非言齊酒之清濁也其曰獻酌者摩莎沛之

出其香汁而酌之明酌者茅縮而酌之沬酌者沬和清酒而酌之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之郊特牲疏云

酌是斟酌

鬱齊獻酌

鄭鍔曰鬱鬯固非齊名曰鬱齊者沛鬱必以齊然後可酌以裸獻言用齊者明其不可用酒蓋鬱為最尊沛之以酒則近乎漑沛之以齊乃所以尊之康成讀

獻為莎獻即裸獻之獻何必改字○劉執中曰鬱齊
惟裸用之於獻最重故曰獻酌○王昭禹曰九獻之
禮始於鬱齊故曰獻酌○鄭康成曰禮運曰玄酒在
室醴醎在戶粢醎在堂澄酒
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醎酒盞齊也○賈氏曰鬱齊尊
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盞齊差清者和鬱齊泝之故
云泝于醎酒○愚案注疏以此鬱齊
獻酌即郊特牲汁獻泝于醎酒也

醴齊縮酌

賈氏曰醴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和醴齊然後用

茅泝之使可酌故為明酌

○鄭鍔曰左傳所謂包茅
不入無以縮酒記曰縮酒

用茅明酌也
正謂是也

盞齊泔酌

鄭康成曰盞齊差清和以清酒泔之而已

○賈氏曰
醖酒即盞

齊盞齊差清亦不言縮則不用茅○愚案注
疏以此盞齊泔酌即郊特牲醖酒泔于清也

○王昭

禹日記曰凡泔新之也又曰醖酒泔于清以盞其色

葱白而尤清故泔以酒

○鄭司農曰泔酌
者拭勻而酌也

凡酒脩酌

王昭禹曰三酒則人所飲故曰凡酒用以羨尸而尸

飲焉則尤宜脩治之以致其味故曰脩酌

○鄭錡曰脩治使之

明潔然後可酌

鄭康成曰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沛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鄭司農曰脩酌者以水洗勻而酌

易氏曰以脩視沆則凡酒為味以沆視縮則盎酒為清以縮視鬱則醴齊為淳蓋宗廟之中始以神道求之終以人道事之愈近則愈親故爾○鄭康成曰凡此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

凡酒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王昭禹曰獻用五齊此言醴盎二齊者蓋泛齊從醴齊用於朝踐緹齊流齊從盎齊用於饋食祭用五齊三酒者五齊最薄所以致其義三酒致味所以效其實以神事焉故用五齊以人養焉故用三酒

黃氏曰案司尊彝掌器耳鬱鬯鬱人和而實之則五齊三酒之當沛者皆酒人共奉之司尊彝明其器用使世婦掌之

大喪存奠爨

王昭禹曰朝奠夕徹不即去焉故謂之存○鄭景望

曰不知神之所享弗忍徹也

○鄭康成曰存省也

○賈氏曰大

喪之奠有爨尊盛鬱鬯唯祖廟厥明將向墻為大遣奠時有之奠徹之早晚無文案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大遣亦然大旅亦如之

王昭禹曰有大故而祭亦以喪禮悲哀祈於神故亦

存之不即徹○鄭景望曰若曰俟神之荅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易氏曰名官以几筵而所掌者几席舉一可以例其

一○王氏詳說曰筵鋪於下席加於上

○陳祥道曰肆於地則行

而為廣筵也加於筵則衆而為飾者席也

而几則立而設之所以待尊者

養老有几筵行葦詩所謂肆筵設席與夫授几者是

已禮賓客有几筵肆師所謂大賓客泣筵几是已曰

几筵以尊卑為序曰筵几以先後為序

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鄭康成曰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
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黃氏曰莞筵紛純加緹席
畫純加次席黼純玉几之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
彫几之席莞筵紛純加緹席畫純彤几之席熊席漆
几之席葦席素几之席萑席黼純同於素几此五几
五席之名物疏家謂葦萑不入數

鄭鍔曰几席之用不同義各有所主名以物之命以

別之或用於朝覲或用於祭祀朝覲則位於廟牖之間大射則位於虞庠之中祀先王之席在廟之堂與受胙之席在廟之西南用不同各因物明義故專設一官司而辨之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鄭鍔曰論國家之禮事之至大者曰大朝覲大享射

大封建命諸侯大朝覲非四時之常朝

○黃氏曰時會殷同也司

儀所謂將合諸侯為壇者也

大享射行大享之禮又與諸侯大射

○黃氏曰大享會同享諸侯也掌客所謂王合諸侯而享禮諸侯長十有再獻者也大射澤宮之射也

大封建則割裂土宇而使之有國命諸侯則臨告列國之君而命之以事凡此皆大禮故儀亦異

賈氏曰爾雅牖戶之間曰扆於扆之處設黼黼即白黑文而為斧形此斧以大版為邸即掌次所云皇邸彼鄭注云邸後版以此斧版置於扆即以黼扆為總名據續人云白與黑謂之黼據采色言之若據繡於物上則為金斧文近刃白近釜黑取金斧割斷之義

○陳氏曰剛斷者先王之所沈潛非向而上之故黼依設於後席用黼設純於下衣繡黼設於中六服以黼為後其意同○薛平仲曰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義

王氏詳說曰明堂位以黼依為斧斤之斧字者取其所畫之物言之此云黼依為黼黻之黼字取其所畫之色言之諸侯雖有黼裘用之於誓省雖有黼裳用之於助祭然初無黼依之制此所以天子之席三重有次席黼純而諸侯無之

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鄭鍔曰王位設之依依前必南鄉設莞筵而用紛以純之加繅席而用畫以純之加次席而用黼以純之既設玉几於左又設玉几於右無非所以明義於宸設黼以表王者之威斷依前必南鄉以表王者之繼

明○易氏曰乾位在西北白與黑為黼蓋取諸西北之乾離位在南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之正南之離乾之體為剛故聖人依之離之用為明故聖人鄉之所設之席則莞筵莞之

為物叢生水中

○王昭禹曰莞蒲之細者○陳氏曰爾雅曰莞苻離郭璞曰西人呼蒲為

莞莞小蒲席

則完而用之表其德之純全用紛以為純○王

昭禹曰織成紛帛

紛如綬有文而狹

○易氏曰莞則筵之清堅者紛綬以為之緣

表其文采之繽紛於莞筵之上加以繅席繅者削蒲

弱展之編以五采表其有華藻之文用畫以為純畫

以雲氣

○易氏曰繅則席之柔懦者畫雲氣以為之緣

表其文也於繅席之

上又加以次席次者比列桃枝之竹以為之

○鄭司農曰次

席虎皮為席○易氏曰次則席之次列成文者黑白黼以為之緣

表其行事有次序

之節用黼以為純又以表其威斷莞筵紛純以全體

為之質繅席畫純以文采為之文次席黼純以斧形

為之斷有質為本有文為飾文質備於內然後以斷行之於外故莞席在下縑席在中次席黼純在上朝覲享射封國命諸侯之時其位之所設者若是孰敢不俯伏聽命一德以尊天子乎

陳氏曰席有純猶衣有緣也○鄭鍔曰以書攷之其設席皆以數重席為言莞筵在地不重者也縑席次席加於筵上蓋皆重焉與莞筵為五重則與禮記之說合矣天子之席重而為五則下文諸侯之亦重可

知○賈氏曰依前南面以下席三重也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即謂之筵重在上者即謂之席已下皆然故序官注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今此天子惟三重者五重據禘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皆用此三重○陳氏曰王天道故席用三所以為陽奇而諸侯則地道也重一席所以為陰耦○王氏詳說曰禮記所言夏商而周禮所言成周耳

左右玉几

鄭鍔曰左右皆設玉几表其恃德以為安○項氏曰玉則其質渾

陳氏曰几之所憑以安者也王於朝覲會同立而不

坐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曰覲當宁而立曰朝明堂
位曰天子負斧扆而立非有所憑也然必設几者鄭
氏釋大宰謂立而設几優至尊也荀卿曰周公負依
而坐諸侯奔走堂下得非所傳聞者異歟○鄭司農
曰顧命云成王將崩命太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憑
玉几○薛氏曰周禮之五几莫尊於玉几書之
四几莫貴於華玉几則玉几者華玉几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鄭康成曰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

王酌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

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

○易氏曰於室中西鄉而受之非南鄉也專言昨席

則無几也所同者席而已矣○鄭鍔曰受酢而設席於戶內皆如朝覲享射之位奉宗廟而安祖考以祭則受福故也

諸侯祭祀席蒲筵續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

鄭鍔曰諸侯祭祀席蒲為筵則續繒帛以為純以莞

席加於其上而設彫刻為文之几於其右蒲以見其

柔從之意

○鄭康成曰不莞席加繅者繅柔喘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

續以四方

相對為文守土一方而以柔從居下文彩外著然後能受命建國保有社稷以傳其子孫故祭祀之席則然○王昭禹曰有言績純有言畫純者蓋分布采色則曰績摹成物體則曰畫攷工曰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若此所謂績又曰山以章水以龍若此所謂畫○易氏曰天子有次席黼純而不用於諸侯者以諸侯不可尚自然之文不可專斷制之義也諸侯有蒲筵績純而不用於天子者以蒲不若莞之細績不

若畫之工

項氏曰蒲柔而績采莞堅而粉潔不莞加繅者王之
所下諸侯之所上也

薛氏曰諸侯祭祀席右几筵國賓左几則祭祀陰事
也故右之賓客陽事故左之鄭氏注士虞禮謂主人
陽長左鬼神陰長右是也然鬼神雖長右不必皆鬼
神故甸役亦右几以甸役陰事

易氏曰天子設几於左右諸侯則陰事尚右陽事尚

左亦尊卑之辨一几席之間而大分存焉

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
彤几

鄭康成曰昨亦讀曰酢○鄭鍔曰尸酢之席莞筵以
尚其質繅席以表其文惟文質兼備所以能受神之
福○王氏詳說曰天子昨席與祭祀席同諸侯昨席
與祭祀席異蓋天子至尊可與鬼神同其席諸侯則
否亦猶天子之昨酒用醴齊與鬼神同其尊諸臣之

昨酒用壘與鬼神異其尊昨席昨酒不同如此然去

昨席則無几祭祀其人馮几乎

○李嘉會曰君道貴剛臣道尚柔人君朝

覲饗射命諸侯之大禮既以三重則祭祀以格鬼神受昨以享鬼神之福皆不易乎是席之數此君道純一之義諸侯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居上使下升龍降龍其道則二故祭祀一席受昨延賓一席

○劉執中曰几則神右而人左席則降王一等而變

於神

黃氏曰特為國賓設位於此先鄭曰禮記國賓老臣是即掌客諸侯長轡後鄭曰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

聘皆得用之不幾於無章乎○鄭鍔曰鄰國孤卿大夫來聘是謂國賓主人在阼階則賓在戶牖之間如受酢之席表國賓彬彬之意○鄭司農曰為布筵席於牖前

王氏詳說曰王氏以諸侯左彤几為祭祀之時下筵國賓則不設几曾不知鬼神之几居右人道之几居左如以左彤几以待鬼神則上文之諸侯祭祀右彤几如以左彤几為諸神之所式憑而用於祭祀之間

是非所以禮鬼神然則彤几用之於筵賓者正所以待賓也○鄭鍔曰設彤几於席之左以表國賓有文明之意○項氏曰彤則赤色以示文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鄭康成曰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

○薛氏曰經言甸役不言

祭鄭氏之說

果如言乎

鄭鍔曰田簡衆役任衆必果毅為先故席以熊皮為之熊猛獸之毅而可畏者○王昭禹曰以熊皮飾席

或畫熊馬

易氏曰几用漆飾示正固也漆几右之陰事也

○鄭
鈔曰

設几以依神神幽
陰故几在右也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

音九

黼純諸侯則紛

純每敦

音道

一几

鄭康成曰喪事謂几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
曰柏席柏地之席葦居其上○項氏曰柏敦皆未得
其說恐是器若玉敦之類敦以承黍稷或曰柏席載

黍稷之席此說似通

○鄭康成曰敦讀為燾覆也棺在殯則槨燾既窆則加見皆謂

覆之○賈氏曰棺在殯則槨燾者檀弓云天子敢塗龍輅以槨是也云既窆則加見若既夕禮下棺訖則加見見謂道上帳帷荒將入藏以覆棺言見者以其棺不復見唯見帷荒也

凡吉事變凡凶事仍凡

鄭康成曰吉事王祭宗廟裸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

每事易凡神事文示新之凶事謂凡奠凡朝夕相因

喪禮略

○劉執中曰凶事仍凡謂不知其神之或在或在彼凡其位處皆設凡如顧命之四仍焉

○李嘉會曰吉事不止祭祀凡眡朝覲饗射燕飲無常處也故必變凡喪有常事有常處仍凡宜矣

○王昭禹曰吉事尚文凶事尚質變几以文為尚仍几以質為尚

賈氏曰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舊圖以為几兩端赤中央黑○李嘉會曰筵席之間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純緣之制上不過黼下不過緇布卷之也必自末奉之也如橋衡敷必請向升必由下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鄭鐸曰王者所有之天下無一物之非天寶鎮之重則先祖受天命而後傳生民之數則天之所付五穀之數則天之所生治中以察吏治則奉天意而行賞罰之法其所藏之府特名曰天大府雖九府之長不過掌財用而已安得而同哉

王氏詳說曰天府所藏國之寶器也然豈止於玉哉官府鄉州都鄙之治中民數穀數賢能之書皆國之

寶是知成周之時以政事為寶以人民為寶以民食為寶以賢能為寶非特寶珠玉而已

薛平仲曰禮寓於灌既足以格於幽冥而無歉則是禮之維持於天下者蓋可得而恃矣此天府已下之官皆有以見是禮維持之功歟是故國之玉鎮寶器承之於祖而守藏於廟者也夫使是禮之不足以維持天下則僭於天之分者蓋有盜而竊之矣是以天府之官首於此雖有守藏之不一而國之玉鎮寶器

實先焉蓋是禮維持之大者府而名之曰天其大可知及夫以玉而制為五瑞所以志天寵因瑞而別為五命所以定天瑞因命而異為五服所以彰天命禮足以保天府之所藏則五瑞五命五服皆由是禮以嚴其分禮之功用固如此

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鄭康成曰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

易氏曰王者之業傳之先祖而後受天之命以有天
下凡歷代之玉鎮大寶器皆得以有而藏之掌祖廟
之守藏是先王之器守與其禁令則王者以道守其
器○項氏曰其所守
有人其所藏有物○鄭鍔曰守藏於此必有禁令
以為防守之具然後可保而不墜而人不敢萌覬覦
竊取之心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
既事藏之

鄭鍔曰玉之美者可以為國之鎮如弘璧琬琰天球
夷玉夏后氏之璜之類器之大者為歷代所寶如崇
鼎貫鼎大貝鼓鼓和之弓垂之竹矢封父之繁弱之
類康成以為玉瑞玉器之美者藏於此典瑞豈專掌
其不美者歟祖廟之守藏則先祖所傳者國之玉鎮
大寶器則國之至寶可與祖物俱傳者亦藏於此大
祭之時出而陳之以昭其祖先傳此以及後陳之者
所以昭其功大喪陳之所以昭其能守此以克終康

成謂陳之以華國恐不止於華國既事則又從而藏之傳其所寶守其所傳將以為萬世之榮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鄭鍔曰康成之說以治中為治職簿書之要以理攷之蓋治道中法可為楷式者天府以守寶藏為職故凡內而官府近而鄉州遠而都鄙群吏之治有中法者受而藏之

○賈氏曰不言六遂及四等公邑文略

庶幾可用以詔王

用此以察群吏之治使視其中法者以為準式彼簿書之要何預邪○易氏曰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者計治之書也與玉鎮大寶器同藏於天府者民亦國之寶也吏尤親於民者也先王蓋深致意焉如登賢能之書于天府而教得其中登民穀之數于天府而政得其中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而刑得其中凡此無非治中之書

○劉執中曰治中者治典也然建天下之中故謂六典為治中在顧

命曰大訓蓋與河圖共為寶鎮矣

天府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

治則吏道益謹民心益固然後可以永保天命而玉鎮大寶器為可守矣

鄭鍔曰說者謂司會攷日成月成歲成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大宰聽百官之致事而詔王廢置尚何假於守藏之吏受治中以詔王邪余以為此乃先王保有神器防微杜漸之意也姦宄所以敢萌窺竊之心者良由上之人不能灼見其邪正上之人所以不能灼見之者良由無法以考察之上下廢弛馴致大壞有

問鼎之楚子有竊玉之陽虎此聖人所以命天府受

治中以詔王蓋守之之術歟

○李嘉會曰察治職無大官必天府詔王者是

詔以祖宗之意否則吏治紛更中將安在豈足以安祖宗之靈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

鄭康成曰上春孟春釁謂殺牲以血血之○鄭鍔曰

凡寶之所在必有神者主之故殺牲以釁之所以禳却不祥也然必用上春者以明守之不失至歲首而更新新之又新至於無窮歟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鄭康成曰吉事四時祭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

○賈氏曰小祝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所沃盥在祖廟則天府為之執燭為明若士師云祀五帝沃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

鄭鍔曰吉凶之事王與羣臣或有事於祖廟掌沃盥以致潔又掌執燭以為明祖廟之守藏惟明智然後能守而不失春秋定八年書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蓋因祀太廟而盜得以竊之是知寶鎮寶器皆藏

於祖廟以明是器由祖先之功德有之而子孫始有亦本於先祖苟非明智何以守之此所以使之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媿惡

鄭司農曰貞問也○鄭鍔曰先王防患遠憂民深故每長慮却顧以為災害之防嘗之日卜芟獮之日卜戒社之日卜稼猶以為未足以知來歲之休咎又於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星窮于紀歲且更始之時而預卜之方其問龜則天府之官陳玉以禮神玉之為物

陽精之純將以交三靈而通之故必用玉也問龜者
大卜之職天府掌出玉而陳之

若遷寶則奉之

鄭康成曰奉猶送也○賈氏曰遷寶謂王者遷都則
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廟之天府○鄭鍔曰遷
則奉之與寶俱行先王豈以為寶而愛之誠以世守
不敢失也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鄭鍔曰攷小司寇之職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

拜受之以圖國用則祭司民獻民數小司寇之職春

官司祿之職缺其祭司祿之神或同司民之祭歟司

民軒轅之角星司祿文昌宮之星又云下台為司祿

祿之言穀也○易氏曰攷之天文志司民為軒轅角其十七星之兩角有大民小民司祿文

昌三能之第六星天有是星先王以是而名官又使之以民數穀數而登之於天府蓋王者以民為天民

以食為天此民數穀數之登所以必待乎祭天之司民司祿也故穀數則司祿之官

掌之小司寇獻之王受之而登於天府天府受而藏

之守寶鎮之所賴者在此故也然民數天所付穀數
天所生以養人王者奉天牧民民穀之數藏於天府
宜矣必祭司民司祿然後獻蓋司民者致司命死生
之神司祿者主年穀登凶之神每歲孟冬民數登下
穀數多寡皆已可知於是祭其所司之神然後獻其
數天府之官藏之謂夫自是而後有民以守邦有穀
以養民祖廟之守藏可謂守而不失矣

○林氏曰歲
獻民數穀數

最為致太平之要務管子曰制國以為二十一工商
之鄉六士鄉十五三分其制而言之即所謂七民而

五農夫二工商也先王所以為此者非他為欲等其民數穀數使之本末相當用為來歲之經制故爾至於水旱不虞之至則必有儲蓄以待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則謂之太平故曰歲獻民數穀數最為太平之要務者此也嘗攷古之民數實見於九官之所治九功之所歌大禹謨之所用周公書之於冊仲尼式其版孟子陳其道觀其所以諷齊梁滕魯之君與夫荅北宮錡之問畢戰之問者率此志也然則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其所以經綸圖回以富邦國而生萬民者其要實在乎此孰謂其可忽而不思以坐視天民之窮哉

孫氏曰知所當守而不知守之之道則猶不足以守曰賢書能書曰民數穀數曰治中曰盟約皆所以守

是器也不知任賢使能孰與先治其國不知憂民足
食孰與翼翼戴厥位官府鄉州都鄙之治中所以挈持
是器之法邦之大盟約所以維持是器之具皆於天
府登之使與玉鎮大寶並藏庶乎繼體守成之君知
所守在此不徒擁虛器以為安矣

○鄭錡曰說者謂
鄉大夫賢能之書

獻之天王王登於天府不言於此何邪余以為民穀
者所資以為守寶鎮之具而賢能之書特見其尊之
以與寶鼎等非所
以為守之之具也

周禮訂義卷三十四

謹案卷三十三第四頁前五行羽牲曰珥之文刊

本珥訛弭今改

第六頁前七行表剽皆謂徽識刊本脫表字據鄭

注增改

第七頁後七行不得使人干犯神位刊本脫人字

今增

第十三頁前二行此曰類造上帝何也刊本日訛

日今改

第十四頁後一行於所立表之處為位刊本位訛師

今改

第二十頁前三行註奉玉璫而酌鬱鬯刊本璫訛

贊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三行詔安尸刊本安訛安今改

後七行主人酌尸尸酢主人刊本酌訛酌尸訛之

並據義禮改

後八行註掛于季指刊本指訛稍據儀禮改

第二十四頁後五行取甘瓠割去其柢以齊為尊
刊本甘訛出今改

第二十六頁前一行四方山川為國扞蔽刊本扞
訛擇今改

卷三十四第三頁後六行桑之有蠶刊本蠶訛酒
今改

第五頁前六行註禮所謂熟其斂者是也刊本斂
訛飯據禮運改

第十三頁前六七行始以神道求之終以人道事
之刊本神訛人人訛神今改

第十六頁前八行則為金斧文近及白近鑿黑刊
本金訛今鑿訛金並據賈疏改

第十六頁後七行有次席刊本席訛序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四行居上使下刊本使訛是今改
第二十六頁後三行大貝鼓鼓刊本貝訛具據周

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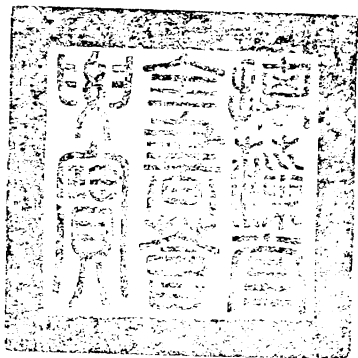
第三十頁前四行奉猶送也刊本猶訛即據鄭注
改

第三十一頁前五行於是祭其所司之神刊本祭
訛登今改

第三十一頁後四行大禹謨之所用刊本所訛於
又與夫答北宮錡之問刊本脫北字今改增



--	--	--	--	--	--	--	--	--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舉人臣張慎和